

癩院受胎

及其他五篇

北條民雄小說集

許竹園譯

太 平 書 局

北條民雄小說集

癩院受胎

及其他五篇

癩院受胎 及其他五篇小說集

譯者 許竹園

發行者 管東生

發行所 太平書局
上海香港路一一七號
電話：一一六五五番

印刷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香港路一一七號
電話：一一六五五番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 五 元 —

北條民雄小說集

癩院受胎 及其他五篇

目次

生命的初夜……………一

間木老人……………四二

癩院受胎……………七一

癩家族……………一二五

癩院雜記……………一五五

續癩院雜記	一七二
後記	一八九
北條民雄的人及生活	一九〇
臨終記	一九三
整理遺稿	一九五
年表	一九六

生命的初夜

出了車站，在雜林中走了二十分鐘光景，已經可以望見病院的籬笆，不過在這中間，也有谷那麼低下去的地方，小丘那麼高的山坡，而看不見一所像是住人家的房子的。離開東京僅有二十哩左右，卻像走入了深山的靜寂，有離塵絕俗的氣象。

時節在入梅雨期稍前，尼田手提了皮箱走着，走不上十分鐘，已經覺得身上出汗了。心中想是很鄉僻的地方啊，卻又喜得四圍無人，把覆壓在前額戴得很低的帽子掀一掀高，仰面透過叢樹遠眺。看出去是滿眼青葉的武藏野，其間點綴着一處處的草屋頂，總像蘊藏着原始的無限寂寥，在蟬聲也聽不到的靜恬之中，尼田一步步走去，心中惦念着，自己此後到底怎麼樣，感到很大的不安。不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沒人於墨黑的漩渦之中了嗎？現在這樣默默地走向病院，在自己是頂適當的方法嗎？除此以外沒有活的方法了嗎？這種念頭，在心中繼續湧泛起來，他暫時駐了腳，看看樹的檠枝。還是現在死了更好吧。在樹檠枝上有已稍傾斜的太陽光線，流在嫩葉之上。是明媚的午後。

受了病的宣告之後，已經經過了半年了。在這中間，不論在公園裏散步或在街上走路的時候，

見了樹木必定要端詳其樞枝的形狀，已經成爲習慣了。端詳那支樞枝的高度同粗細，忽地想到這樞枝太細，吃不起自己的身體的重量，或者那樞枝生得太高，上去很不容易，這樣子無端作此種思量。不但對於樹木的樞枝如此，當走過藥房的前面，便要想起安眠藥品的名詞，心中描着像睡着的安樂而死的自己的屍體；看見了電車火車，便要浮起在其輪下軋死的悲慘的自己的形相。可是，這樣子日夜想到死，愈想得利害，愈加死不了。只發見了這一種情形。尼田現在仍舊是仰視樹樞枝，端詳樞枝的樣相，立刻又蹙了額，默然走動了。到底我是想去死的嗎？還是想活的呢。我真個有想去死的心思嗎，還是沒有的呢。這樣自己問問自己看，結果是得不出什麼結論，而開步向前走了，到是明白的事實。自己想去的姿相，一次到了心中來之後，便無論如何死不了了，人間是有這樣的宿命的嗎。

兩天前，決定了進病院之後，忽然想再試一次，又特地到江之島去。這一次假使再死不成功，那麼什麼地方都去，這樣決心之後，好像一定可以圓滿的死得成了，就興匆匆地出發了。可是看見了在岩壁上的成羣的小學生的集團，看到了灑照到茫無邊際的海面上太陽的光明，就不禁覺得自己的這樣想死，是太傻氣了。心裏轉念頭，這樣不行，閉上了兩眼，在什麼都不看見的時候，聳身跳下去是頂好。站在岩石上，却又覺得一定是會被人救起來的，毫無辦法。倘使被人救了起來，豈非

又是成功。又回想到，現在自己頂要緊的是無論如何跳下去的一件事，向着波浪一方面屈了腰身，却又想起了『現在』我是要死嗎。『現在』我爲什麼非死不可呢。『現在』爲什麼是我死的時候呢。這時又覺得像『現在』不死也無妨的樣子。於是把買來的一瓶威士忌酒自暴自棄喝完了，但一點也沒有醉意，心裏又覺得滑稽起來，呵呵發笑了，赤背的海蟹爬到了腳邊來，莽撞踏殺了，忽然又滴下了熱淚。是非常誠心的瞬時，却像油滴入水中一樣，這個真誠是與心相遊離的。到了電車向東京開行了，絕望與自嘲又蘇甦轉來，心地十分暗慘，但時候已太遲了。無論如何總死不了，在這件事實之前，他只有垂頭喪氣而已。

快快到了目的地來決定自己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了。尾田這樣想着，沿了高的柵樹的籬笆走去。到正門要盤着這籬笆兜個圈子，他時時立停了身軀，把頭鑽到樹縫裏去偷看院內。恐怕是病人所種的吧，水汪汪的蔬菜類的青葉，一直連綿到眼所不及的遠處。病人住的房屋在那裏呢，注意看看，一所也找不到。連綿到遠處的菜園的邊上，有像森林那麽樣的叢樹，在那叢樹之中，矗立一個巨大的煙囪，向天空噴射黑煙。病人的住屋也在那一邊的吧。煙囪是像第一流的大工廠所有的堂堂的東西，尾田奇怪爲什麼病院有這樣大的煙囪的必要。心中想也許是火葬場的煙囪，就覺到要去的那地方是像地獄一樣的。因爲是這樣的大病院，每日一定有多數的死人，因之就有這樣一個煙囪的必

要，這樣一想，就脚下無力而走不動了。可是在走過之間所展開的院內的景象，又漸漸使他的心情開朗起來。看見了同菜園並排的，有四方的楊梅圃，在那一傍有像模型一般整齊的葡萄棚，同梨樹的棚相對，很美觀顯出立體的調和。這也是病人所栽種的嗎。以前住在黃塵萬丈的東京，他不覺喊出妙哉的讚詞，他想那麼也許意外院內是和氣雍雍的。

路是沿着樹的籬笆，有六尺闊，籬笆對面，雜樹成林，新抽的嫩葉很繁茂而成濃陰。他一路探窺院內的光景，到了梨圃的傍邊時，看見了有二個青年男子，大約是近邊的農人樣子，向這邊走來。他們與尾田同樣，探窺院內，又交談着甚麼話。尾田心想在討厭的地方碰到了人，扳下了掀高的帽子，覆壓額頭而低了頭走。尾田因為病的關係，一面的眉毛，已經脫落得很疏薄，而塗着眉黛的了。他們走到近身來，突然噤口不說，用充滿好奇心的眼光，注視提着皮箱的尾田的樣子而交身走過了。尾田雖則默然低頭走過，但在心裏明白感到他們的眼色，他想倘使是此地近邊的人，一定好幾次看見病人來入院的這種樣子，一種類乎屈辱的感情，層層迫上心來。

等到他們的影子不見了，尾田放下了皮箱，坐下去，非進這樣的病院不得生活的悽慘，又使他的心情沈鬱了。仰頭一看，看見了適合於上吊的樹樑枝有好幾枝。在這個機會再不實行，一定再沒有實行的時候了，四圍一看，全沒有人的聲息。他眼中炯炯發光，凜然一笑，自語道，好，現在。

突然心裏又高興起來，心想這地方。突然可以實行了，很覺有趣。繩子呢，有根褲帶已充分了。自己覺到心臟的鼓動強烈起來，他站起來，手摸摸褲帶。那時，突然從院內透出高興的笑聲來，吃了一驚，尋聲音的來源，在籬笆的裏面，兩個年輕的女子，很快活樣子談着話向葡萄棚那邊走去。心想，被看出了嗎，是初看見的院內女子，忽然發出了好奇心，很快又提了皮箱，若無其事地再開步走了。轉眼窺探一下，兩個都是穿着闊條子的小袖子的衣裳，白的圍裙，在從背後看去的尾田的眼中飄拂。相貌沒有看見，有些失望，背影卻很不錯，頭髮也黑黑的，很厚，很隨便梳束着。當然也是病人，可是看不出甚麼地方有一處像病人的醜惡相，使得尾田無理由的安心了。再熱心窺探時，他們着着前行，有時伸手到棚上去，是想到結了果的蔓蔓下墜的時候吧，作摘探葡萄的手勢，相視而發出笑聲。不久穿過了葡萄園，他們走進了青綠茂盛的菜園，忽然一人放開脚步跑了。後面的人捧腹而笑，看着奔跑的那個人，這人也跟了後面，跑着追去。像追逐那麼樣的二人，回頭看看尾田，人漸漸小去，不久消失在煙囪下的叢樹之中了。尾田透了一口氣，從女人消失的一點收回眼光，決心姑且入院。

一切樣子都同普通的病院不同。在門房，尾田請求傳達，出來一個四十歲模樣胖胖的事務員。

『是你麼，尾田高雄，唔。』

這樣說了，從上到下，看尾田的相貌。

『唔，總是拚命醫治吧。』

很隨便不經心的這樣說了，從口袋裏取出手冊來，開始像警察所做的嚴密的族藉調查。而且連皮箱中所有書籍的書名都一一抄錄下來，只有二十三歲的尾田，感到激勵的屈辱，同時對於與普通社會完全隔絕的這個病院的內部，是有怎樣意外的情景在等待着他呢，感到非常不安。隨後被領到在事務所旁邊的小屋中去。

『請在此地稍等一下。』

說了這話便退出了，到後來這知道這小屋是外來病人的診療室時，尾田是吃驚了，在那裏並不放着什麼別的診察器具，像鄉下火車站裏的候車室，只放着一張不乾淨的長板橙。從窗口外望，松栗檜毛栗等樹很茂盛，透過了此種樹陰，可以望見遠處的籬笆。尾田暫時坐了等候，無論如何不能定心，又想決心趁這個機會逃出去吧，幾次站起來。醫生飄然來了，叫尾田除脫了帽子，稍稍看了看他的面孔。

『唔，唔』

點了點頭，這樣診察已經完結了。不必說尾田自身也已明白自己是癩，不致有誤的。

『你真不幸啊』。

含有，不錯是癩病的意思的這句話，到了一時失措，好像全身脫了力的樣子。這時看去像看護人的穿白衣的男人走來，說，

『請到這邊來』。

就在前面走了。尾田就跟了那人，走去，在院外時所有的那種虛無主義的氣息是逐步消失了，而感到了像漸漸墮落到地獄之中的一種恐怖與不安。心裏總覺得像做了一件失足千古無可挽救的事。

『是很大的病院啊』

尾田漸漸忍耐不住那的沉默，這樣發問。

『六百畝』

像撲的折斷一根樹枝那麼乾枯的回答，那人更加走得快了。

尾田像失掉了依靠的地方，看看在樹葉中間時隱時現的籬笆。

『也有完全治好的人嗎？』

不知不覺之間，到了近乎哀求的那種樣子，心中覺得忿怒但也忍不住而問了。

『唔，拚命醫治起來看。』

那人這樣說，猝然作笑而已。或者是表示好感的微笑也說不定，尾田却覺得是很可怕的样子。二人所到的地方，是大病院的背後浴室，已經有兩個年輕的看護婦等到尾田的到來。她們帶着掩沒直到耳孕的大口罩，看見了這個，尾田不覺回到自己的病，突然湧起了悲愴之情。

浴室同病房是走廊相連的，有像獸類的嘶啞聲氣，同走着的腳聲雜亂地傳過來。尾田在那裏放下了皮箱，她們向尾田看了一眼，就回轉頭。

『因為要消毒……………』

從口罩中說出話來。一人把浴槽的蓋揭起，用一隻手浸下去。

『很好的熱水啊』

想是吩咐人浴吧，說了此話，向尾田看了一眼，尾田在周圍看看，沒有盛脫下衣服的範子，只有在一角上鋪着一張很醜陋的席片。

『脫下來放在這上面嗎』

不留心像要脫口而出的話，好容易收住了，可是心臟發生了激劇的動悸，尾田在心上明瞭地描

出了，已經向無底的深淵走動了一步的自己的形相。想到在一片污穢的席子上，曾有幾個全身是虱的乞丐同浮浪的病人，在這上面脫下了他們的衣裳，就覺得在這些看護婦的眼中，已經把自己看得同此等路頭病倒的人相同的姿態，忽然在頭腦中同時感到了憤怒與悲哀。有些逡巡不決，但已經是有法子，一半自暴自棄的心情，下心決心，他脫了衣服，去揭浴槽的蓋。

『裏面放着甚麼藥品的嗎？』

伸一隻到熱水中去，很不放心先刻所聽見的消毒這話，所以發問。

『不，只是平常的熱水。』

是很清脆明麗的聲音，她們的眼看着尾田，像很同情似的。尾田蹲下來，先用小桶掬了一桶乳白色的濁水，看見了不禁又發生嫌惡之情，他閉上眼睛屏着息，一氣跳到浴槽中去。像是跌落到無底的洞穴那樣子。

『喂！我要去準備送到消毒室——』

一個看護婦說了這話，另一個已經打開了皮箱來檢點了。隨你們怎樣吧，裸身的尾田，只有這樣想法，在浸到胸口的熱水之中，他只有閉了眼，聽着她們嚶嚶的絮語同時在皮箱中翻動的聲音。病房裏傳來的雜音，不絕如縷，同她們的聲音相混亂，成爲一個團塊，在頭上旋轉。那時他忽然想

到故鄉的橘子樹。在那些枝繁葉茂像傘那些樣的樹下，常常晝寢的，那時的印象也許同現在的閉上眼而聽各種雜音的心情有一脈相通之處。又覺得很奇怪，怎的會想起來。

『你洗好上來之後，請穿這件衣服』。

看護婦這樣說拿了新衣對他揚一揚手。是和籬笆外所看見的女人所穿的同樣的粗條子的衣裳。像是小學生所穿的窄袖的衣裳，從浴槽裏起來，着了之後，成了怎樣的猥瑣滑稽的樣子啊，尾田好幾次俯首看看自己。

『那麼，把你們的東西送到消毒室裏去——錢有十一圓八角六分，二三日內換代價券給你。』代價券是第一次聽到的名詞，尾田立刻推算到，這定是只在這個病院裏使用的特殊的票子，在尾田面前最初所顯露的病院組織之一端，明白之後，同時使他感到像已被打入監牢的罪人那種戰慄。不是漸漸要不能自由行動了嗎。心中非常不安，知道了像螃蟹被扭斷了螯腳的樣子的自己的慘狀。他不禁想起了只能在地面爬的沒腳蟹。

這是走廊的那一邊，發出一陣突起哄喊聲。不由的縮了肩膀，忽然聽到了拔達拔達奔跑的腳聲跑過來。浴室入口的玻璃門，突然被拉開來，探進了一個像爛熟梨子的面孔來。尾田低低驚呼了一聲，向後退了一步，覺得毫毛直豎，面上全失了血色。是奇怪的面貌。像泥土一樣完全沒有光彩，

稍爲去刺一下，就要標射出膿汁來那麼膨膨發脹着的，而且眉毛也一條都沒有，是一個奇怪莫名其妙
的混蛋。許是奔跑來的緣故，透着興奮的吐息，用黃色腐爛的眼睛，灼灼注視着尾田。尾田益加
縮了肩，因爲是初看到的同病者種種形相，雖然有些恐怖，但爲好奇心所驅使，幾次流盼過去。發
霉而潰爛的瓜，裝了假髮上去，是成爲這樣的頭面的吧。下巴眉間都沒有像毛的東西，只有頭髮却
仍黑黑而蓬鬆，許是每日搽油，而且梳得整齊地左右分開。與顏面太不調和了，或許這是一個瘋狂
人吧，尾田覺得陰森森可怕，加以注意。

『鬧甚麼？』

看護婦這樣問了。

『呵呵呵呵』

他僅作猙獰的慘笑，突向尾田瞪眼注視之後，立刻又拍的拉上了玻璃門，跑走了。

等到這腳聲在走廊的那邊消失了之後，又聽得了各托各托向這邊走來的腳聲。同前一個相比是
很靜穆的腳聲。

『是佐柄木先生啊』

是聽了腳音而以知道的，她們相視而點點頭。

『因爲忙，所以遲延了些。』

佐柄木靜靜地開了玻璃門進來，先這樣說。是身子很高的人，一隻眼睛特別炯炯有光。穿著像看護人的白衣服，但一看就可以知道是病人，病已經上臉了，另一隻眼甚是混濁，因之對於那發光的眼，使尾田感到異樣不調和。

『你值班嗎？』

看護婦看着他的面孔，這樣問了。

『啊，是的。』

很簡單回答。

『你很辛苦了。』

向尾田招呼。看臉面來判斷年齡是困難的，但在他的說話之中，充滿着青春的氣息，充分具有自信的一種口調，使人誤會他是驕傲。

『怎樣，水不很熱嗎？』

微笑而看着初穿着病院衣服的尾田，總像有不稱身的樣子。

『溫度是恰到好處吧，尾田先生。』